

民俗

第二冊

民俗

合订本第二册

上海書店影印

一九八三年十二月

民俗

第三十一期

民國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



目 錄

說子孫娘娘.....	黃仲琴
湖州民間神話二則.....	培 之
愛爾蘭古代神話.....	若水譯
蜂的故事——蜂王.....	韋承祖
七姊嫁蛇王.....	馬爲一女士
花蛇的故事.....	葉恭偉
神話的傳說二則.....	葉恭偉
漳州填鐘窟的傳說.....	胡張政
梅縣童謠十二首.....	溫銓賢
梅縣山歌一首.....	溫銓賢

中華郵局特准認爲新聞紙類

說子孫娘娘

黃 仲 琴

本刊第十五十六期合刊，編首插圖，「子孫娘娘廟」。是二年前，同蔡子民諸先生，遊福建漳州雲洞巖，在一個佛殿右便所照的。我國人基於「以家族爲立國本位」的觀念，所以「有子萬事足」這句話，差不多是人人希望其實現。又滯在科學未發達時期，事事都聽神的主宰，所以有孔老夫子的尊人，禱於尼山誕生至聖的傳說。茲就兩部書所記載的，鈔在下面，以代表我國南北兩方的思想；又可見南北兩方，對於此事，根本觀念，是一致的。

河北(前直隸)靈壽縣志，祀典志廣嗣宮條下云：「按毛詩傳，古者必立郊禴焉。元鳥至之日，以太牢祀於郊禴，卽廣嗣宮之意。後世雜以佛老之說，則近附會矣！今考土人所祀，乃帝嚳姜嫄，猶不失古意云。」

侯官郭柏蒼竹間十日話卷六 北門外梅柳境祀漢閩粵王條註云：境內祀奶娘，稱北山梅柳奶。井樓門外湯邊所祀奶娘，稱南山湯邊奶。竹林境所祀奶娘，稱歐奶。城隍後殿所祀奶娘，稱金氏夫人。德政橋下，所祀珠媽，稱劉氏夫人。麗文舖所祀疹媽，稱潘氏夫人。元帥廟河墘，所祀虎婆奶，稱江氏夫人；又稱虎婆坑。其香火由西河石山境分入。蓋江氏夫人，乃城外虎坑人，俗人遂於座下塑一虎，祀夫人者，亦以牲醴祀虎。俗云虎婆

奶手上無罔給人抱。豬母嶺，祀藍田奶。隆普營，烏山麓，祀五代羅源徐公里女子月華雪英。又云：龍山巷境中，附祀奶娘，呼龍山奶。與井樓門內通天境奶娘，外通天境奶娘，稱三姊妹。正月賽神，互有宴會。

以上所鈔，假定爲靈壽志，代表北方。竹間十日話，代表南方。好像北方所祀，是貴族的；南方所祀，是平民的。南方由奶娘，而更及保嬰之痘媽（卽珠媽，因謂小兒出痘爲出珠也。）疹媽，思想上可謂更進一步。（北方如有祀痘媽疹媽，媽希望知者見告。）靈壽志謂雜以佛老之說爲附會；實則姜嫄，亦屬附會。

我家潮州，每一條巷，或數條巷，卽有一土地廟，號地頭宮。廟內祀土地公土地媽之外；附祀了孫娘娘，俗名花公媽，亦曰花府相公。茲述有趣者一節如下：

每年古曆正月十四日，在市內許厝池地方，由好事者，收買糞土，堆積如山。雇塑匠塑成彌勒佛坐像一尊，袒腹笑口，高近一丈。旁塑花公媽像。均飾以彩繪，搭篷廠護之。至十五日元宵，卽供以花菓，香烟繚繞，燈燭輝煌。婦人來拜祝者，擁擠殊甚；拜後，以手摸佛肚。俗云：拜花公媽，摸彌勒佛肚，定可得子。十六日，號重元宵。依舊供泰。十七日，將各像毀去。

肇祖案雲南府城東嶽廟內有子孫聖殿，正中供女神，次列女神十人，又次列男神八人，爲求子的地方。在廣東東莞縣城隍廟後殿內有十二奶娘神像，疑與漳州的子孫娘娘相同。漳

州的神數亦十二。在福州東嶽廟亦有十二女神的子孫娘娘。又曾記北京妙峰山的子孫娘娘只有抱多子的一人。或十二數目的女神特別流行於閩粵？附誌於此，以質高明。讀者諸君如有此類的材料，甚望不吝賜教。

潮州民間神話二則

培 之

(一) 風雨聖者

揭陽漁湖都之孫畔孫鄉，在滿清的時候，聖者就在那個時候產生出來。他墜地不久，父母都相繼死去了。聖者賴其姑母以活。稍長，爲其兄牧牛，意愴如也。日于山麓堆石子作塔，初無異徵。

一日，嫂叫其樵採。聖者只管嬉遊，過午，妙手空空的回到家裏來。嫂怒說，「當拿你脛骨做柴燒。」憤然逕出。聖者竟乃伸一脚于灶底，自膝蓋以下，咸發火，其紅徹骨。嫂入見狀，驚持之出，則依舊無損如平時。自是異之。

聖者童年的時候，和其兄來邑時，揭陽旱災特甚。縣尉在署前求雨，聖者經過那裏，笑指尉說，「你們怎麼求有雨，要求雨須是我哩。」尉怒執之。聖者因和尉約架雨棚于署前。明天求雨，如果過午沒有，就給人燒死。越日，看的人擠滿了署前，曝陽一輪，晒在萬頭鑽簇的人們上。聖者高臥棚上，了沒動作。那天

空裏除了那輪紅日之外，沒有半星兒雲翳。聖者的哥兒，在棚下急得要哭，拿起竹竿，向棚上亂打。聖者站起來，拿著小笠兒向東西南北一揮，那天際烏雲，應著揮處滾將起來，四方的雲合而雨，乃傾盆大下。風雨聖者的名由此大譟。

聖者之名，既譟騰四方。不久，要辭其哥嫂出外雲遊，他的哥嫂不肯答應。一天，聖者向外邊走去。嫂追之，聖者緣山而走。嫂在後面，沒命的趕上去。上趕到一塊大石頭邊，聖者爬上去，將笠石旁的樹，嫂趕上捉得一脚，聖者用力脫去，笠樹而身也隱。嫂哭歸，鄉人即其地立祠祀之。顏其額曰風雨聖者。

肇祖案，袁枚續新齊諧卷八，有『仙童行雨』一段，和這段神話說得相類，當是一事，而傳說不同。特錄於下，以備參考。

粵東亢旱，制軍孫公禱雨無驗。時值按臨潮郡，途次，見民衆千餘聚集前山坡上，遣人詢之，云看仙童。先是潮之村民孫姓子，年十二，與村中群豎牧犢嬉於山坡。一兒戲以拳擊孫氏子，方擊去，忽孫子兩脚已離地數尺。又一兒以石擊之，愈擊愈高，皆不能着體。於是群兒奔，哄動鄉鄰，十數里外者，俱來譁觀。其父母泣涕仰喚，童但俯笑不言。制軍聞是異，與司道群官徒步往觀，仰視一童子背掛青笠，牛鞭插於腰際，立空中。制軍方以天旱爲憂，便祝曰，『爾果仙乎，能三日致雨以救禾稼，當祠祀爾。』童笑而頷之。頃之，

浮雲一朵，迷失莫覩。制軍亦登輿行。俄，大雨滂沱，數日內，粵境迭報得雨，徧滿溝澤，制軍於是命塑其像，遣畫師赴其家，使憶而圖之。童父母，蓋愚農也，苦難形容其狀。雖易屢幅莫似。方無計間，忽童自空而下，笑曰，「特來爲繪吾面目。」遂圖而成之。父母將挽留之，倏失所在。遂塑其像於五羊城內三元宮，題曰，『羽仙孫真人』。香火甚盛。此乾隆五十二年五月事。歙洪介亭游粵東，親見迎孫童子像，因詢其顛末。恐有缺疑，他日當謁補山相公證之。

(二) 蠱母仙

仙姓何，號野雲，鄉貫年代不詳。其得蠱母仙之位號也不能找出真確之意義。但知其嫻堪輿術。潮人迷憎風水之說，統貧賤富貴，殆似一丘之貉，而蠱母仙以是術炫于潮而愈神其技，而又行蹤飄忽，其得仙之稱，殆或以此？蠱母則或許是邊幅不修，而至檻樓垢穢而得來亦未可知。

揭陽城北隅之破門樓鄭，爲蠱母仙所指示而建築者。門矮壁破（非無錢修理蓋不欲修理耳）而瓦蓋簡陋不完。屋爲鄭姓居宅，破門樓鄭之名卽由此出。屋內租產千石，雖或破敗，而其產乃不能越破門樓鄭一步。蓋鄭姓數家互相消長之緣故。但揭人卽引爲不可思議之一回事。

其時郊湖在其鄉後之山，營其祖墓。仙遊是地，適午，留食墓次，行且語「食人家之飯，當有以補助之。」乃伸足向坟頭一踢

，頽然崩其一隅，仙亦遂行。墓主知狀，尾追之。地師某耻其悞而私逃。墓主既追之不及，返詢地師，亦邈焉無跡，徬徨莫措，竟乃停工。而郊湖鄉自後亦日以蕃殖，子孫益不敢修整，竟成沒碑，坟如荒冢，然揭人咸號此坟爲火地。

鹽母仙迤西行至三州界，（棉湖水在其前）適孫姓謀聚族于斯，請仙爲定方式，成而去之。三州成寨後，其特異之點，即寨中豬鵝鷄鴨毫不敢偶越寨門一步。歷久如斯，亦一不可解之事實。

愛 爾 蘭 古 代 神 話

若 水 譯

黑綿羊(Laay Wilde 著)

民間有一種風俗，當夜裏要倒水的時候，要大聲叫出：「小心，水呀！」或質直說出的，在愛爾蘭的地方，「避開呀，勿給水潑著。」——因爲他們說死了才葬的死鬼在那些時候四處遊逛著，倘若水潑著他們的身，那是危險的。

有一個黑暗的夜裏，一個婦人沒有想到這警告的話，驟然將一桶開水倒出了。即刻，聽見一道像人們在痛苦中的叫聲，但又沒有看見人。于是，第二夜，一只黑綿羊走進婦人的屋裏來，背上都新被燙的，躺下去，很悲慘的叫著死了。于是，大家都知道這是被那婦人所燙傷的鬼魂，他們乃恭敬地將這死綿羊扛出去，深深地葬在土裏。

但是，每夜仍然在同樣的時候，那綿羊又進屋子來，躺下去，悲鳴，又死了；這樣的遇到好幾次，于是去請牧師來，終于，以牧師念經念咒之力，那鬼魂才安靜了；黑綿羊也沒有再來了。

他們試去掘開那綿羊所葬的地方，葬時吩咐由大家親手深深地埋了，又盖上泥土的，但，羊的屍身不見了。

蜂 的 故 事

——蜂王——

章 承 祖

有一天，蜜蜂們喜歡他們有個王帝了。

先是有個做諫議大夫的官人，他遠遠離開了「青山綠水」的故鄉來到京城裏居住，倒已經過許多日月了。他每天清早在「朝漏檐滴」的時候，就要趕着上朝覲見，到是十分盡職的；但是他除有一副赤血丹心以外，還具有一腔烈熱的愛情。所以他雖然遠離着鄉下，每晚必要不辭跋涉的歸來與他的愛人兒一妻子一同榻談心，惟是他的母親(?)一點也沒有知道。積之既久，她竟腹大便便的懷孕了，後來給他的家姑曉得了責問她：

『你這不守規門的女人，壞東西，狗不吃的臭鴉頭，丈夫不在家都有孕，不是偷漢子怎麼的？你倒幹得好營生來！人家曉得了，我這門面怎麼過得去？常言道：「吃油也要揩嘴」，這樣豈不是壞我家門？你不要臉，不看娘，也要顧你男人的面子，現在，你

有甚話說？」她婆家在惡很很的責問她。

「婆！不是這等說，我何曾幹得那勾當的壞事來，他……他是夜夜都回家去來的。」她臉紅紅地顫顫地不好意思對他的婆說。

「豈有此理？別放你娘的狗屁！這麼遠的海程，他怎的飛渡回來？你還說嘴，撒謊，誑誰來？」婆這樣在繼續的怒罵。

「婆！當真的，他的確回來呢，我豈敢在你老人家面前撒半句謊。我的確沒有……有……」她氣憤不過發泣起來了。

「你說，單單這海程他怎麼回來？又不是神行。明明是撒謊，還賴！哭又怎的？生死你是拿不出證據來的。」

「婆！這倒奇恠，證據倒有，他雖然不是神行，倒有個奇異兒呢，他有對靴兒，着起來，能够在水上行走如飛似的一般呢！」

「當真？我不信，天下那有這等巧事？」婦人驚疑地說。

「真的，你不信，我……」她再忍下不說。

「若是真的，你可拿來給我瞧瞧；果然，我便饒你。」

她聽說後，可是不能取她婆婆的信，所以就迫着私定下偷他的靴兒給他瞧，那知不幸的事，却從此生出來呢！

那天晚上，她的丈夫又回來了，當晚她就偷偷拿了隻靴兒給家婆瞧。第二天一清早起，他穿好衣服要上朝去，就找不見一隻靴兒，他只得忽忽的私下到海濱把粘土弄隻靴兒，穿去朝見。

當他在海邊做靴兒，太陽也漸漸由海上湧現出金光來，時候也大光了，就要過着朝見的時間了，他焦燥起來了，無意中，把

手一指，那太陽竟再跌落下去。於是，把靴弄好了，仍然像從前一般穿去朝見；但他始初不料竟會生出破綻來。

那早晨，各個朝臣，都到朝中列班奏見，只少他諫議大夫一個，各人都在驚疑他這時候還不上班？忽有個出班奏道：「今早的太陽，可有些奇異了：上來了不久，却忽的復落下去，才曉是怎的，難道這時世都有天變？」於是，王帝及朝臣都更驚奇了。在衆人紛紛的玄想揣測中，紛囂得更利害了，這當兒恰巧他就忽忽地失魂落魄般走到殿上朝見，於是，衆人視線的焦點，都交集在他身上，終於發覺他有點不同而可疑了：他的靴一邊是渾油油的，一邊却不是這樣。王帝這樣地問他：「大夫，你怎麼來這樣遲？怎麼這樣匆忙，連靴都穿上錯了？」他猝然被這樣的問，也就倉皇不知所對，只面色變得慘白似的，太陽忽地落下的事，都被疑到他身上了。於是，就被拿下去拷問，以他這樣的多大本事，卒以欺君之罪，把他斬首去了。

他被斬後，死屍忽然立起來，拿頭套在項上，便一路跑回家來。在半途遇着一個刈草的婦人，他便問向前問道：「大娘，這些草刈了可生還嗎？」那婦人答道：「這些刈了不久就生還的」聽說了，他再向路上跑，又恰遇着一個女子在園裡割韭菜，又問：

「姑娘，韭菜割了生還麼？」她答，「生還的，比前更好呢。」他也不再言語，往前直跑回家，見他的母親，問：

「媽！人頭落地了，可生還嗎？」他的媽遽急地答道：「兒兒

不能够了，那有頭落地還可以回生的道理？」只聽剝落一聲，他已直挺挺倒臥在地上，一聲不響，只有鮮血不住地直噴出來。

原來，他當初只望着生還，及得了那婦人與女子的吉語，他自己以為有希望了，不料，不得他的母親道個「吉」語，他只有齋志斷頭而死！

他既死了之後，一顆枉死的靈魂兒，飄游不定，自覺一步的希望絕了，便想出第二步來。他報夢給妻子說：「我委實不該死，還可復生，我的頭，千萬不要拿去葬，須把牠放在缸內，待他生蛆，你就每日給飯供養牠，够了這日子，我自然可生還的。」女人聽說，只像得天帝賜罪的羔羊，於悲慼欲絕中，獲此綸音，不勝喜悅，於是謹照夢裡所得的吩咐，如法給養，而希望破鏡重圓于萬一。

一天，她有事歸寧，也合該他生還無望。她託她的家婆代給養這些蛆兒，可是她平日已討厭他的勾當沒來由，於是，把熱騰騰的粥飯潑下缺去，可憐她苦心將養的蛆兒，統統被熱飯蒸死了。她更很很地將蛆潑出窗外的空地，不久，那塊空地，就茁起一坡一枝枝苗條秀嫩的竹枝來。

她歸寧回來了，缸裏不見半個蛆兒的影子，她問明白知道了，慘目傷心，真是哭的死去活來，奄奄的將要一命嗚呼了，由是她的丈夫又報她一個夢：

「我的愛，不要死，我還有第三步的希望呢！窗外的竹，即

是我的化身，你可好好的培植牠，到百日以後，方可拿來使用；若是有人要買的，老老實實，要他一百文制錢，少一文不賣，多一文也不取，切記百日的日子。』她從悲酸中接受他的報夢後，也只得相安下去。

光陰如流水，眼見百日就要臨頭了，一天午上，有個大官人往外巡察，行行到她那處地方，嘎的一聲，他坐下肩輿的槓子折斷下來，真也無法可施了。乃叫從人到近村找槓子來換，找來我去，那裏找得到，行行又到她的家中，見了這坡高標強健的竹枝，便入到她家裡要買，並給下價錢九十文一枝，後來竟添上九十九文，他們只不再加，牠的婆也不耐煩的賣出去了。

那時她在房裡做些活計，見得外面喊嚷的人聲，偷偷地出來張一張，曉得是爲買竹爭價了。她問：『你們給價多少？我要一百文足足不折扣才賣的，而且竹子還未够日子，就也不要緊賣出去的。』

『大嫂子，你婆婆已決定賣給我們了，九十九文，你却怎的又變價，沒口齒似的。現在，我們一定要斬下來的。』那些從人在這裡洶洶的爭着。

『不能，不能，一定要够百文的少分釐多分釐都不可以，你們試斬，看我……』

『噤舌頭！一文錢，扯得一大篇話兒，丁頭丁尾怎的？這裡哪有你說話的地方？——你們快斬去罷，聽她扯三扯四怎的。』

家婆搶着說。

幾個從人，於是七手八脚的拿刀就斫——斫得一半，只聽嘎的一聲響處，那竹已由頭到尾裂開兩邊來。說也奇怪，那枝竹節裏邊，每個都有人兒或馬兒，已開眼的有，尙未的也有，最尾的那一節，有個長長身材的蜂兒，唳的一聲飛去了。於是，衆人也只得散開回報，紛紛的互相傳說。

却說那蜂兒一逕飛去，飛到王宮金鑾大殿裡，只把那王帝刺螫，揮之不去，捉之也不到，急得王帝慌起來問各班文武的殿臣，後來據奏，曉得是諫議大夫枉死的冤魂的化身，說起來王帝到覺得不安，乃許下願：讓他坐三日王帝位，並封他做蜜蜂的王帝。

原來，在它預定，那竹節裏的人馬，若到了百日，便可成器，大家拿着槍刀，殺進京城裡奪王位，把那昏王戮死，以出他這口氣。現在，以時候未到，只落得做蜜蜂的王，在他雖然抱着絕大的野心，而終於也只得這樣的一個結局。

十七年八月廿九日記于東山神道。

承祖按：這蜂王的故事，在欽靈方面都有這樣的傳說，但是所說的諫議大夫，有的便神其說而附會于唐朝的甯諫議；還有什麼諫議王地的傳說，說這口地是在欽靈附近的地方。——這傳說在後再記出來——現在我的愚見是這樣：別處地方有沒有這個傳說？或是大同小異，小同大異的同母題？前

人有沒有記載過？我是不得而知。但是，這個故事與諫議王與及別的有附帶關係的傳說，其由來的傾向附會之點，頗出有因，或許亦是民間故事的一種普遍性(?)是更奈人尋味。靈山縣志裏有一段說：『甯原悌，欽江人，永昌元年，對賢良策第九……』又說，『甯原悌，廉州刺史純從孫；元宗時以諫議兼修國史，元宗閱見直書巢隱事不憚，因諭曰：「白馬求卿，黃金贖罪，以爲如何？」悌叩首曰：「周公誅管蔡，季友鳩叔牙，雖太宗不得已之誅，亦巢隱有以自取爾。」由是忤旨去官，卒塋于大墓山，詔發五府兵以給塋事，立祠于上蒙村，今靈邑狼濟山有石室，乃原悌讀書之所……』至欽靈最多諫議廟，鄉難處處祀之，並有于五月初四日，宰牛一頭，延巫禳禱，惜未有詳考，不知含何意義。再狼濟石室附近有甯家村，村前有甯母井，又鄉人往往掘出先朝器物。則此器物之由來，大可爲供人研究之好材料；又于鄉歌中，並有引用以爲典故，本地風光，多等新穎；且亦足見此說之流傳，在民間已有一種普遍性了。有此種種，所以鄉人對於此傳說之穿鑿附會，不爲無因，而「畫蛇添足」之處，更可供吾人搜求一種傳說之傾向與演變。（顧頡剛先生孟姜女研究集之孟姜女演變，更可見民間傳說實有一種附會通性，蓋他們以互神其說也。）至其演變所得之結果爲何如，正爲吾人所當注意，蓋以與社會，心理，倫理……諸大端有密切關係呢

，現在，對於這故事之各方傳說，未能搜集，而且以十數年前回憶之故事，已畧遺忘，只腦海裡不少憧憬的象徵，故記而述之，以供參証，而備遺忘云耳。倘蒙識者諸君，加以指正；或供給以材料，使能「借花敬佛」，這又是很欣幸的一件呢。

八月三十一日識于龜岡

七 姊 嫁 蛇 郎

(童 話)

馬爲一女士

話說從前某處，有一人家，老夫妻兩口兒；生下女兒七個，男孩一名。平日靠上山砍柴販賣度日。一天，這老頭兒向他衆女兒道，「你們今天想要什麼？我可到山上去替你們帶回來。」衆女兒回道，「爸爸，我們想要一樣很美麗的花枝哩！」這老頭兒聽了點點頭，一壁背上他的柴刀，逕往山中而去。

老頭兒跑到山中，一壁砍柴，一壁留意尋找美麗的花枝；末了，果然給他尋着一樹梅花了。老頭兒仰望着梅花樹，看見這些花枝，十分美麗悅目；但高掛在樹梢上。他於是將柴刀放下，爬上梅樹去拗折那些枝；他把花枝拗完，插在腰帶旁，正待要爬下來的時候，忽然望見一條漆黑的，十來丈長的大蛇，由樹叢裡朝着梅花樹根方面，蠕蠕盤來！嚇得這老頭兒目瞪口呆，兀自渾身發抖！偏是作孽了，那條漆黑的大蛇，盤到梅樹根下，圍繞數匝